

國

朝

文

錄

南雷文錄目錄

卷一

大學士機山錢公神道碑銘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諡忠襄徐公神道碑銘

劉瑞當先生墓誌銘

徵士沈耕巖先生墓誌銘

陳定生先生墓誌銘

汪魏美先生墓誌銘

萬充宗墓誌銘

卷二

陸周明墓誌銘

朱人遠墓誌銘

談孺木墓表

唐烈婦曹氏墓誌銘

張景岳傳

蔣洲傳

陳令升先生傳

從祀

卷三

明文案序上 乙卯

明文案序下

易學象數論序

縮齋文集序

萬履安先生詩序

鄭禹梅刻稿序

馬雪舫詩序

壽李杲堂五十序

萬里尋兄記

過雲木冰記

念祖堂記

重建先忠端公祠堂記

餘姚縣重修儒學記

南雷文錄卷一

餘姚黃宗羲梨洲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

高安吳 祥一

○○○大學士機山錢公神道碑銘

有明朋黨之禍。至於亡國。論者亦止謂其遞勝遞負。但營門戶。罔恤國是已耳。然所以亡之故。皆不能指其所以然。至易代而後明也。烈皇既誅魏奄。列其從奄黨援諸奸之罪。定爲逆案。首輔韓爌傷弓之後。不能主持。機山錢公爲物望所歸。首輔倚以裁決。當時從逆之徒。險拙不同。拙者如寵爭妍。冰山富貴。累丸不止。爲逆奄

所○用○者○也○險○者○去○梯○造○謀○經○營○怨○毒○豫○敗○著○資○其○捲○土○重○來○之○
計○蓋○用○逆○奄○者○也○例○以○梁○魁○脅○從○但○誅○把○持○局○面○之○險○人○不○過○十○
餘○聽○拙○者○之○自○去○則○逆○案○可○以○不○立○顧○險○人○蓋○藏○甚○密○破○心○無○路○
遂○使○滔○天○括○地○之○虐○饑○滯○固○於○鬼○薪○城○旦○之○律○文○公○從○票○擬○中○為○
之○點○破○云○以○望○氣○占○風○之○面○目○誇○發○奸○指○佞○之○封○章○蓋○指○楊○維○垣○
賈○繼○春○等○而○為○言○也○此○與○黃○瓊○於○梁○冀○誅○後○言○羣○輩○相○黨○自○冀○興○
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構○姦○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
以○要○爵○賞○其○議○一○也○逆○黨○恨○甚○割○臂○而○盟○耽○耽○思○以○奇○計○中○之○亡○
何○而○毛○帥○之○事○起○毛○文○龍○者○錢○塘○人○遼○撫○王○化○貞○之○千○總○也○遼○陽○

陷後逃至皮島。招流民通商賈。數年遂爲巨鎮。然不過自營一窟耳。而掠沿海零丁。稱爲斬獲。獻俘欺朝廷。以牽制遼瀋。參貂之賂。貫近者。使者相望於道。官至都督。挂平遼將軍印。索餉歲百二十萬。稍不應。則跋扈恐喝。曰。臣當解劍歸朝鮮矣。而於廣寧。旅順。鐵山之失。寧遠。錦州之圍。顧未嘗有一蚤一蝨之勞也。其不能牽制明矣。識者無不謂爲疆場之蠹。督師袁崇煥出山。公亦以爲言。崇煥入皮島。大閱軍士。以計斬文龍。其奏報之疏云。臣出京時。已商之於輔臣。錢龍錫矣。己巳之冬。大安口失守。兵鋒直指闕下。崇煥提援師至。先是崇煥守寧遠。大兵屢攻不得志。太祖患之。范植

此事當時無人知也。至國初，讀實錄始知之。

國文程時爲章京謂

太祖曰：昔漢王用陳平之計，間楚君臣，使

項羽卒疑范增而去楚。今獨不可踵其故智乎？太祖善之，使人

掠得小奄數人，置之帳後，佯欲殺之。范相乃曰：「袁督師既許獻城，

則此輩皆吾臣子，不必殺也。」陰縱之去。奄人得是語，密聞於上。上

領之而舉朝不知也。崇煥戰東便門，頗得利。然兵已疲甚，約束諸

將不妄戰，且請入城少憩。上大疑焉，復召對，縋城以入。下之詔獄。

上雖疑崇煥，猶未有指實止以逗留罪之。而逆黨之恨公者，以爲

不殺崇煥，無以殺公，不以謀叛無以殺崇煥，不爲毛帥頌冤，則公

與崇煥不得同罪。於是出間金數十萬，飛箝上下，流言小說，造作

端末不特烈皇證其先入朝野傳告亦爲信然崇煥之磔酣讒竟
路逆黨遂議一新逆案以洩舊案之毒以崇煥爲大逆比魏忠賢
公爲次逆比崔呈秀以及東林諸君子悉比魏廣微徐大化劉志
選之流謀既定矣乃逮公入獄時相主其事者恐公入廷辯真僞
不可掩傳語公其趣和藥毋爲崇煥續也公仰天歎曰我無愧於
心若冒昧自我皆謂我實有罪後世誰白我者時相聞公就道愕
然曰彼竟來耶公至廷辯侃侃上密遣人訶其語及讞入芟公辯
辭而鍛鍊文內擬不時處決且令有司設廠於柴市蓋用夏文愍
故事也上見讞詞與所訶異持其疏未下明年右中允黃公道周

自田間來上疏救公反覆久之黃公降級去上亦無意殺公矣是

特地○尉○乘○燬○正○以○易○公○

年六月釋公戍定海崇煥爲人龐蒙不持士節然甲士精強邊備

修舉自熊襄愍以後未見其比關兵之在城外者聞其下獄闕然

稱亂矢集皇城兵部從獄中出其手書止之其得士心如此顧使

之誣死從此精銳盡喪士卒不可以經戰陣矣逆案雖未翻而烈

積○疑○成○誤○積○誤○致○敗○明○亡○所○以○然○之○實○在○于○此○

皇之胸中已隱然疑東林之敗類由是十餘年之行事親小人而

遠君子以至於不救然則有明之亡非逆案之小人亡之乎公在

戊九年奉旨歸里南渡始復原職賜存問乙酉春三月卒年六十

倒補一、切

七公諱龍錫字稚文號機山松之華亭人父大復以舉人知蓬萊

縣公少從學於舅氏張以誠登萬歷丁未進士第以庶吉士授編修。時年二十餘。深沉寡言。笑院中推爲老成。厯宮坊少詹。至南吏部侍郎。時百官皆捐金助大工。多頌逆奄。公以軍輸爲言。遂遭削奪。崇正初起禮部尙書。東閣大學士。尋進太子太保文淵閣。烈皇好以耳目隱發爲明。多任番役。公言東廠之設。所以防姦謀。卒變也。使苛碎及於閭閻。民其堪命乎。惠安伯張慶臻提督京營。勅內有兼管捕營四字。提督鄭其心以爲舊勅所無論之。按其事爲中書田嘉璧所增。下鎮撫司鞫問。詞連閣臣劉鴻訓。周道登。上怒不測。公五疏解之。二輔始生還。熊襄愍傳首九邊。御史饒京疏請收。

葬上不開。可其子兆壁。又請公與韓公贖言。自有遼事以來。曷冗
視日。廷弼不取一錢。不通一饋。焦唇敝舌。爭言大計。逆奄竊柄。莫
不貼身徼幸。廷弼一長繫待次之人。終不改其強直自遂之性。以
致獨膺顯戮。慷慨赴市。耿耿俠腸。猶未盡泯。枯骸雖冷。不宜長付
狐狸。上爲之惘然。聽其歸葬。崇正初。相長山劉公鴻訓勇於有爲。及在際會。
每乏溫潤之色。小人環而攻之。公爲之撐拄。蒲州再出。頗失人望。
小人不忌蒲州。而忌公。上性嚴。而公濟之以寬。上好動。而公持之
以靜。小人之必欲殺公。亦上有以啓之也。辛未歲。余至新安。公之
孫柏齡。以碑銘見屬。余不辭而爲之。後之君子。其考信於斯文。銘

曰

史狐罪盾。君子赦止。大儒經註。尙多遷徙。見開異辭。去之千里。湯
湯。冤血。沉埋。故鬼已已之役。坐袁大逆。僉曰脅和。孤注一擲。爰書
里。嘽同者。十百豈有。天朝受汝繩尺。烏帥狡獪。皆曰可殺。輔臣
大計。原無藤葛。奈何諱之。若恐相涅。云非公意。亦爲飾說。烈皇在
位。兩大冤案。鄭鄭之獄。督師之叛。馬角不生。白虹不貫。水落石出。
疑信猶半。反問之意。不在輔臣。小人之怨。不在於袁。瓦墮頭碎。適
爾無根。天之所遣。百爾魔君。

首段關明代興亡全神注之後。只淡淡收局。此等文非先生莫

能爲也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諡忠襄徐公神道碑銘

崇禎末大臣爲海內所屬望以其進退卜天下之安危者劉蕺山黃漳海范吳橋李吉水倪始甯徐雋里屈指六人北都之變范李倪三公攀龍髯上升則君亡與亡蕺山漳海雋里在林下不與其難而次第致命蕺山以餓死漳海以兵死雋里以自磔死則國亡與亡所謂一代之斗極也雋里徐公諱石麟字寶摩號虞求家本秦川宋南渡始遷嘉興之畫水高祖端曾祖向上祖養蒙父聞韶自向上以下皆贈宮保尚書妣錢氏封太安人贈一品夫人公少好學有清才強記博覽年十七補其邑諸生以家難棄去再補青

通鑑綱目敘

好學有清才強記博覽年十七補其邑諸生以家難棄去再補青

浦諸生則年三十餘矣。萬歷戊午先忠端公分房南關始舉公賢書。壬戌登進士第。授工部營繕司主事。管節慎庫。庫與中人惜薪司交關。逆奄專權。有所調發。主者奉行惟謹。猶恐不得其歡心。公在事多格之。以令甲逆奄不悅。中人冬衣靴料。初不過三萬金。內操增至十二萬。前司空鍾羽正以稽畱去官。至是逆奄欲預支。已得請於上。公又以故事持之。逆奄大怒。會先忠端公下詔獄。公納橐餽。募金抵誣。思所以出之。逆奄知之。恨愈甚。遂以新城侯王昇博平侯郭振明之發。葬價罪公。削籍。烈皇登極。誅逆奄。起南京禮部郎中。改吏部文選司。崇禎乙亥。改考功司。冢宰鄭三俊掌院。

范景文主南計。公佐之。奏免七十人。是時主北計者謝陞。烏程私人無不庇之。而南計反是。烏程無以難也。轉尙寶司卿。應天府丞。署尹事。其地爲民患苦者。無如僉報馬戶一事。應天九驛。使命徵發無時。出農里以役衙前。無不立困。而又奉旨裁減驛遞。縮食縮馬。本足相當。當事者不權輕重。食縮而馬如故。時民益困。公以爲救之莫如召募。且勾其胥吏之所乾沒者。其資有餘。積年之患一日而除。戊寅入賀元旦。鄭司寇以輕比失。上意下獄。黃少詹道周黃庶子景昉言之於經筵。上怒未回。公言。皇上御極以來。麗丹書者多大臣朝士。卽使盡皆情法允協。已是幽陰景色。而况威嚴。

之下。株連蔓引。九死一生。今皇上以輕擬之故。深督三俊。恐將來必有承順風旨。以斷鍊為能事。以鉤棘為精神。非復皇上慎獄之本意矣。疏上三日。上御門口傳出三俊國家典故。未有御門之日。有宣諭者。即上所攝逮大臣。亦未有六日即釋之者。非公忠誠悟主。何以有此。公起廢籍。歷官南京十二年。至是始入為左通政。轉光祿寺卿。晉通政使。天子治尚綜核。棄子斥臣。莫不造作端末。妄生首尾。萃於納言。主者幾若承行之吏。不然則狡訐相摩。叫呼已及之矣。公度情。匿姦懸見。立剖必使之詞。窮意竭而後冰駭風散。自公作納言。告訐之風少息。尋陞刑部右侍郎。會推閣員。冢宰李

日宣先後推至二十餘人。公與焉。上召對與推諸臣於中極殿。公稱疾不至。時上已入陳演之諧。越翼日。下日宣於理。及與推三人始服公之先幾也。轉左侍郎。署部事。旋即真爲尙書。公言邇年以來。刑官擅背條律。嚴文尅剝。遂使各司上下其手。胥吏因緣爲奸。刑獄繁興。干和召愆。僥倖苟免之徒。關節賄營之盛。雖日誅之而不能止矣。因糾近日附會律文之謬者數十事。時貫城滯獄不下萬人。重文橫入多窮。怒之所遷。及清獄之議。發自宜興。而宜興猶益人。不見信。公理問端。其寃嫌久訟。莫不曲盡情詐。歷塞羣疑。卽被罪而去者。亦緣道諷吟。然公未嘗盡主姑息。一時關係大案。俄

頃而定陳新甲下獄政府六卿無不爲之營救公言俺答闖入而
丁汝夔伏誅沈惟敬盟敗而石星論死國法炳如後此綱紀陵夷
淪開陷藩覆遼蹙廣僅誅一二督撫以應故事中樞率置不問故
新甲一則曰有例再則曰有例者此也不知親藩膏刃百城流血
夔星之罪若是烈乎春秋之義人臣無境外之交戰歛二策古來
通用然未有身在朝廷不告君父而專擅便宜者辱國啓侮莫此
爲甚上覽疏心動宜興面奏國法大司馬兵不臨城不斬上曰他
邊疆卽勿論倭辱我親藩七不甚於薄城乎卽日棄市中人劉元
斌監軍討賊御史王孫蕃劾其淫掠逮問司禮王裕民漏泄疏求

鈔而元斌辯至上。并下裕民於獄。言裕民職任提督。禁旅殺掠。代
爲欺隱。法難輕縱。公上爰書言隱人之惡。與身自爲惡者有間。終
不可以元斌爲首。而裕民爲從。律內奏事詐不以實條。止擬一配。
註以其欺君也。然則繩欺之法。亦止此矣。加等至煙瘴已極。過此
以往。非守法之臣所敢擅入也。上召公面諭。而始決之。洪督救錦
州之圍。束馬未動。職方張若麒以司馬私人出關督戰。洪督不得
已從之。進而兵潰。若麒從漁舟遁。還關外。精銳喪失俱盡。若麒就
理而有奧援。司官遷延不讞。時本司韓一臣出守。公批此案未結。
竟不聽新除。爰書以本案爲例。王樸倡逃誅矣。倡倡逃者。豈可緩。

誅陳新甲誤國辟矣。誤國者胡能延辟。欲彰軍政。宜赴藥街。上
寬秋後。他如刊定丁督許帥。不假借以溫筆。或從或不從而公之。
不為燥濕輕重。則一也。最後而有熊姜之獄。卒以執法去位。當是
時。宜興當國興化。後起而風價稍高。一時臺省各相依附。為反覆
憊滑之術。以構兩相。於是附宜興者為南黨。附興化者為北黨。章
疏詭給激訐。莫不有謂上亦心知言官之橫而惡之。有無名子疏
二十四氣。達之御前。上益信。手勅申戒。給事中姜埰言。上申謠言
卑辭厭薄言官。行人熊開元。屏人密奏。宜興過失。上皆疑為捍合。
故智下之詔獄。且欲賜死。獄底叢山于召對。犯顏救之。叢山革職。

○劉公宗周

公言皇上欲求變通趨時之臣舉朝不乏若欲求廉頑立懦維風
易俗之臣舍宗周無與歸矣不聽然上亦凜於公論收回密詔改
下刑部公輕擬不徇上意奉旨閒任公去而國事益急徬徨一旅
冀赴賊俱死而北變已至江左嗣興起公爲右都御史未至改吏
部尚書大業草創人心未附閩公與叢山漳海之出天下始無寡
弱之憂公以國家之敗由官邪也方欲條品人物簡落狐狸易危
亡之轍而馬阮傳通姦賂毀裂恩讎孽勲悍將宮奴市僧時相爲
市中指賢於部推私門熱於廟堂黔首嚮然公猶以祖宗之法汰
彼已甚不因流極之運剗其方圓也馬士英希心列侯中人韓贊

周請加恩定策五等。延世公覆。世宗以外藩入繼。擬封輔臣楊廷和、蔣冕、伯鶴皆謙讓不遑。方今國恥未雪。扼腕拊心。諸臣豈肯裂土自榮。俟神京克復。大統告定之後。議之未晚。又言福王徇難。先帝尙遣一勛臣、一黃門、一內侍。驗讞含斂。今先帝梓宮何處。封樹若何。僅遣一健兒應故事。則羣臣之悲思大行。祇具文耳。士英苦其折讓。凡公所上考選年例。少所稱可。御史黃耳鼎恨公例轉蹄尾紛然。謂公殺樞臣以敗款局。公慝敝和議。始末從前。小人閃掄賣國情狀。始露。公與戡山先後去國。黃童白叟皆知南都不能立矣。乙酉四月。余過嘉興。勸公避地四明山。公曰。不可。吾東向一步。

則馬阮謂我擁立潞王。西向一步。則馬阮謂我與臥子將興晉陽。惟有死此一塊土耳。別後三月。干戈滿地。嘉興城守將破。公在城外。至城下。呼曰。吾大臣不可野死。當與城存亡。城上人譁曰。我公乘矣。開門納之。越宿而城陷。公朝服自縊死。閏六月二十六日也。僧真實藏之櫃中。踰二旬。收斂。顏色如生。其時蔽山在越城。餓經七日。曰。此降城。非我死所。乃出城外而死。兩公死相反。而其義則一。海內爲作降城。歎我公來樂府以美之。烈皇撥亂反正之才有非小。僞傳中所。有明諸帝皆所不及。承熹宗蕪穢之後。銳於有爲。向若始事。卽得公等六七十人而輔之。開誠布公。君臣一體。全不隄防。其於致治也。何

有○自○蒲○州○出○而○失○望○見○制○於○小○人○所○謂○君○子○者○往○往○自○開○破○綻○烈○
皇○遂○疑○天○下○之○士○莫○不○貪○欺○頗○用○術○輔○其○資○好○以○耳○目○隱○發○為○明○
陸○敬○輿○曰○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然○後○上○下○交○戰○於○
影○響○鬼○魅○之○途○烈○皇○之○視○其○臣○工○一○如○盜○賊○欲○不○亡○也○得○乎○故○叢○
山○進○告○先○欲○救○其○心○術○公○隨○事○消○息○歸○於○忠○厚○雖○累○逢○投○杼○而○過○
後○思○之○不○置○蓋○其○性○原○不○與○小○人○合○也○烏○程○韓○城○武○陵○井○研○能○亡○
烈○皇○之○天○下○而○不○能○使○猜○忌○刻○薄○之○名○加○於○烈○皇○者○觀○兩○公○之○遇○
合○而○可○以○解○於○後○世○矣○南○渡○沸○鼎○斗○筲○而○叨○天○業○苟○非○公○等○數○人○
虛○名○潤○色○詎○能○免○於○閔○位○亦○猶○文○山○之○存○德○祐○也○公○清○修○絕○俗○造○
補敘一切

次布素官物貯庫苞苴戒門通籍二十餘戰位至冢宰所餘不過
談扇歌鐘而已宏畏後進士有織芥之長依以成名尤急人之患
難雖側踵焦原不忘援手竹亭敗後籍沒公力言當事止沒其田
產而捲握之物不與離竹亭者又欲竄其子弟於許都叛黨之內
公復理而出之孝廉祝淵上書頌叢山緹騎逮問公囑吳金吾勿
殺義士淵得生出獄戶一門之內孝友孺染義盡情至兄弟三人
惟伯兄一子相埋者言當遷公曰有兄在吾不敢爲主也母黨式
微公折契田廬曰俾無忘大夫人之德公初以疏屬爾穀爲子已
二十六年甲申始立柱臣爲後或問後與子異乎曰然子可私也

後不可私也。子惟父之所愛，卽子之後，非薦於祖禰而祖禰用馨告於宗族而宗族不疑，不敢後也。故詩曰：螟蛉有子，蠛蠓負之。卽人皆可爲子之證也。傳曰：鬼不馨，非類；神不馨，非族。是人不可皆後之證也。其議禮之精如此。公條貫經史而尤熟於朝章國紀，故其章奏尺牘見聞周洽，鑿然皆可施行。非經生是古非今之腐談也。而又旁通九流之學，嘗推施公子祿命，謂人曰：施四明佳人，奈何此郎不任香火已而果絕。公生于萬曆戊寅，歿於宏光乙酉年六十八。娶顧氏，繼馮氏，俱贈一品夫人。子爾毅，柱臣；女五人。唐堯臣、潘煥、張守、虞景堯、祝文瑄，其壻也。孫二人，功燮、申，余覆、巢、孤、露。

公以禪弟畜之所不至隕越於溝壑者緊公是賴且少不知學汎
濫無根公每訓之曰學不可雜雜則無成無亦將兵農禮樂以至
天時地利人情物理凡可佐廟謨裨掌故者隨其性之所近併當
一路以爲用世張本此猶蘇子瞻教秦太虛多著實用之書之意
也公死生師友之誼過於彭宣余感傷舊恩不能及李燮之於王
成能無愧乎公葬海寧園花鎮之龍山余兩過墓下豐碑未立但
有腹痛辛酉距公之歿已三十七年矣功變來求銘白髮青燈回
理前緒尙可彷彿其六七也銘曰
國之興亡豈以事功曰誠曰術何途之從吁嗟烈皇求治大急一

念刑名僉王斯集公亦有言王道平平至誠透露卽是機權行其所學以匡烈皇帝雖曰俞舉國若狂南渡燭火專樹饕餮公於其間六月霜雪大厦將傾猶拙樑棟汎汎溝中以俟一鬪禦兒鴛水黑雲壓城蕞城殺魄耿耿孤誠血碧龍山魂騎箕尾千秋萬歲光芒斧展

起手莊嚴中間一路順絃而折重在刑部折獄結一段論莊烈致亡之由最中肯綮

○劉瑞當先生墓誌銘

從大處爲起。

崇禎間吳中倡爲復社以網羅天下之士高才宿學多出其間主
之者張受先張天如東浙馮爾仙鄰仙與之枹鼓相應皆喜容接
後進標榜聲價人士奔走輻輳其門蓬蒿小生苟能分句讀習字
義者挾行卷西棹婁江東放慈水則其名成矣其間模楷之人文
章足以追古作議論足以衛名教裁量人物譏刺得失執政聞而
意忌之以爲東林之似續也當是時慈水才彥霧會姜嵩愚劉瑞
當馮元度馮正則馮簞溪諸子莫不爲物望所歸而又引旁近縣
以自助甬上則陸文虎萬履安姚江則余兄弟晦木澤望蓋無月

無四方之客亦無會不諸子相徵逐也。嗚呼盛矣。瑞當於諸子中。
芒寒色正諸子皆引爲畏友。初與嵩愚齊名坊刻行世稱爲姜劉。
及嵩愚登第又與元度並稱爲劉馮亦猶香山之在唐初稱劉白。
繼稱元白矣。交道雖廣而所至情契不過數人。入閩則友會弗人。
林守一之宛則結沈眉生麻孟璿梅朗三過樵李則投夏彝仲其。
激揚題拂之流望瑞當娥眉天半不可得而親也。諸從遊先後成。
進士至爲天子元老侍從其下者亦且爲二千石郡縣長吏獨瑞。
當踰躐老諸生布衣揖讓於博士前晚乃以貢待一儒官胷中不。
能無芥蒂友朋高會瑞當恆坐席端文虎次之酒酣耳熱兩人輒。

離○席○長○歌○曼○聲○相○和○唾○壺○盡○闕○澤○望○以○盛○名○爲○之○壻○瑞○當○喟○然○曰○
吾○爲○同○輩○架○累○置○身○鑪○鞴○之○上○無○乃○益○彰○其○老○醜○耶○未○幾○而○南○北○
橫○潰○聲○實○陸○沉○交○遊○事○息○返○顧○閭○里○則○滿○愚○元○度○以○疾○死○畱○仙○鄴○
仙○以○憂○死○文○虎○以○刺○死○簞○溪○以○兵○死○所○在○情○契○鯨○鯢○相○望○瑞○當○之○
風○波○亦○爲○里○中○指○名○卽○場○屋○放○言○悲○歌○流○涕○亦○不○可○復○得○乃○爲○潔○
供○疏○告○於○嘗○所○往○來○者○求○法○書○名○畫○古○器○奇○花○勉○強○差○排○悴○然○不○
知○有○生○之○樂○發○爲○詩○文○辭○思○拙○句○絕○似○圭○峯○積○久○所○得○嗚○呼○何○其○
矣○相○應衰○也○於○是○一○歲○之○中○東○走○訪○履○安○西○走○訪○余○兄○弟○必○且○再○三○際○劍○
以○洩○其○耿耿○之○未○下○戊○子○夏○瑞○當○挾○其○季○子○一○平○頭○奴○刺○小○航○浮○

江而上。颶風失楫。隨波蕩溺。而至余家。未幾適甬。越月而以訪黃大冲。萬履安兩記來。余頗怪之。瑞當之往來多矣。獨記此何歟。再越月。訃至。始知其記之為永訣也。瑞當深沉有識。嘗與之謁劉先生。時瑞當北上。先生傳語留仙。寇深事急。當為扈從。計先生不輕談機事。蓋信瑞當之深也。簞溪受禍。親戚不敢過其門。瑞當見其夫人而謂之曰。今日之事。夫人唯有自盡。吾待命於此。夫人死。瑞當始出。瑞當諱應期。亦字遂。當生於某年某月某日。卒於某年某月某日。世為慈谿人。六世祖煒。廣東參政。高祖錯。封山東道監察御史。曾祖士逢。上海丞。祖廷。襲父志冠。封文林郎。妣某氏。封太孀。

人娶應氏繼向氏子三長甲庠生次有壬次有丁女二長適鄉進士黃宗會卽澤望也次適秦某孫男二洙濂孫女一溱瑞當卒後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葬於鄧山飛鳧之原甲來速銘曰先子心言之托止有姚江余固瑞當之未亡爰也總○啟○心○身愿其盛衰使余不言溪上之風流後來無有知之者矣第瑞當去盛時不遠尙且精神殞喪風味轉墜逮今一世余皓首而談往事切切不已聞者得無厭其頑鈍乎汝甲其深藏之也銘曰汝南月旦自昔重之不有君子孰與主持唯瑞當甫遭逢盛時引繩按墨不爲詭隨窮島諸生清議自司坎壈而死邪正逆施斯世

國朝文獻
二六

何樂而爲君。悲慈水鳴咽。節嶺參差。壁言汗履。莫使君知。
以盛衰二字爲眼。日情深韻古。令人不復憶歐陽公。

徵士沈耕巖先生墓誌銘

拾好並編

有明之相臣以奪情見劾者三人曰李賢、張居正、楊嗣昌。然劾賢之羅一峯、劾居正之趙吳艾、沈鄒皆有祿位於朝。唯劾嗣昌之沈耕巖則諸生也。賢與居正當天下無事之日，所失不過一身。嗣昌當危急存亡之秋，所關乃在社稷。耕巖之言拯溺救焚，縣記後來不爽累黍。又非一峯諸公所言僅在一時也。崇禎丙子復保舉之制，應天巡撫張國維以耕巖應詔。時中原流寇決裂，特起嗣昌於苦塊，倚以辦賊。而嗣昌以熊文燦之招撫爲嘗試，逍遙司馬堂中。敗問日至，掩飾徒工耕巖慨然國事至此朝端尙無一人言之者。

乃○草○綱○常○正○而○後○可○以○正○世○風○一○疏○謂○金○革○無○避○漢○儒○之○曲○說○君
子○必○不○出○此○卽○嗣○昌○迫○於○君○命○亦○宜○躬○歷○戎○行○衽○革○荷○戈○而○乃○支
吾○旦○夕○安○枕○京○畿○外○飾○勤○勞○中○懷○規○避○將○來○誤○國○嗣○昌○之○肉○其○足
食○乎○繼○又○草○樞○臣○籌○國○已○誤○一○疏○謂○嗣○昌○既○不○能○循○先○朝○大○臣○起
復○故○事○軍○旅○之○寄○一○付○文○燦○使○其○聲○罪○除○凶○徐○持○降○議○亦○豈○爲○後
以○一○十○二○萬○力○張○之○師○不○爲○不○武○以○二○百○八○十○餘○萬○咸○集○之○餉○不
爲○不○充○整○旅○以○往○何○凶○弗○摧○卽○使○面○縛○輿○櫬○猶○應○宣○布○皇○威○而○後
愍○其○歸○死○以○宥○之○詎○有○漫○無○剪○治○招○之○不○來○強○而○後○可○援○賊○之○認
帖○以○爲○金○石○講○盟○結○約○猶○同○與○國○天○下○有○不○能○殺○人○而○能○生○人○者

乎有授柄於敵而可憐敵者乎臣不知其所終矣通政司張紹先以疏字逾額存案不上耕巖上書通政言無使獲罪執事幸甚紹先始請上裁嗣昌亦惶恐待罪請進劾己之章有旨這本既違式卿不必更請封進耕巖乃槩括兩疏以就格上之畱中不報黃漳海歎曰此何等事在朝者不言而草野言之乎吾輩真愧死矣臺省何楷錢增林蘭友詞林劉同升趙士春相繼劾嗣昌最後而漳海有廷辨之事則皆發端於耕巖也及○面○寫○出○關○條向若耕巖之說行斯時易置嗣昌文燦流寇之禍豈至若是哉故識者以爲此番保舉得耕巖一人可以謂之不虛矣耕巖姓沈氏諱壽民字眉生別號耕巖世

爲宣州人曾祖寵官至參政學者所稱古林先生是也祖懋敬蒲
州丞封德慶知州叔祖懋學翰林修撰父有恆太學生耕巖孤峭
不妄言笑爲文深入理窟而出之清真江右艾千子至宛上評許
在盛名之上人駭其言而卒莫之能易焉故其選時文耕巖之文
多入文定不敢輕置於文待一時聲名之盛吳中二張與江上二
沈相配二張謂天如受先二沈謂崑銅耕巖不以名位相甲乙也
按上文
上書報罷不復厝意經生之業與周鹿溪掩關茅曲俱理佐王之
起下文
學無何而黨禍作阮大鍼之在畱都也以新聲高會招來天下之
士利天下有事行其捍闔耕巖劾楊疏尾有大鍼妄畫條陳鼓煽

豐○芑○於○是○顧○杲○吳○應○箕○推○耕○巖○之○意○出○南○都○防○亂○揭○合○天○下○名○士
以○攻○之○大○鉞○恨○甚○以○爲○主○之○者○鹿○溪○也○及○大○鉞○得○志○曲○殺○鹿○溪○按
揭○中○姓○氏○次○第○欲○誅○之○而○以○耕○巖○爲○首○余○亦○與○焉○且○聞○溧○陽○亡○命
投○止○耕○巖○矯○詔○將○下○溧○陽○返○北○耕○巖○遂○變○姓○名○入○金○華○山○中○南○都
亡○而○事○解○耕○巖○遂○不○返○故○園○東○遷○西○徙○入○山○惟○恐○不○深○瓶○粟○旣○罄
採○藜○藿○以○續○食○有○知○而○餉○之○悉○行○謝○絕○曰○士○不○窮○無○以○見○義○不○奇
窮○無○以○明○操○郡○守○朱○元○錫○會○寄○十○金○耕○巖○意○不○欲○受○度○置○壁○中○三
年○塵○甌○未○嘗○一○發○視○也○溧○陽○旣○相○將○特○疏○薦○之○尚○使○寓○書○耕○巖○不
開○封○對○使○焚○之○溧○陽○意○猶○未○已○耕○巖○寄○書○謂○之○曰○龔○勝○謝○枋○得○其

智○非○不○若○臯○羽○所○南○也○而○卒○以○隕○厥○軀○者○緣○多○此○物○色○故○耳○故○凡○
今○之○欲○徵○僕○薦○僕○者○直○欲○死○僕○者○也○與○顧○亭○子○林○之○言○同溧陽歎曰先生所謂名可聞
身○不○可○得○見○者○也○乙○未○始○返○故○廬○松○菊○無○存○田○園○半○割○或○請○直○諸○
日○身○旣○隱○矣○焉○用○直○之○然○避○人○愈○深○其○名○愈○著○當○事○或○邀○之○半○道○
則○望○望○而○去○比○之○元○亮○人○以○爲○隘○焉○乙○卯○五○月○屬○疾○門○人○吳○肅○公○
侍○耕○巖○命○其○載○筆○曰○以○此○心○還○天○地○以○此○身○還○父○母○以○此○學○還○孔○
孟○語○畢○而○卒○是○月○之○三○日○也○年○六○十○九○遺○集○若○千○卷○閑○道○錄○若○千○
卷○配○徐○孺○人○先○十○九○年○卒○于○六○人○洙○變○榆○鑑○挺○逢○將○以○某○年○葬○於○
某○所○耕○巖○重○然○諾○一○切○皆○有○至○性○友○人○周○梅○骨○死○海○外○其○子○幼○耕○

巖渡海葬其骨。鹿溪之歿也。家業零落。藐諸孤爲逋負。所逼耕巖。鬻田以償之。不足貸諸人。又不足屬諸門人。鹿溪始有完卵。故自言才疎意廣。甲申以前。貸金至六百以上。皆急朋友之急也。余少遭患難。輟業者久之。庚午。邂逅耕巖於南中。惻惻之力。何日忘之。癸酉。耕巖訪余至姚江。戊寅。余訪耕巖至宛上。而不過。改革以後。兩番寄詩。亦不知其達不達也。甲辰在姑蘇。與鄒文江約。將以秋冬之際。同訪耕巖。日復一日。文江不來。而老母年登九旬。余遂不可遠行矣。茫茫禹跡。余之不可以告人者。欲向耕巖盡之。豈料竟無相見之期耶。乙卯八月。接耕巖永訣一書。乃是年四月二十日。

所寄去易簣十有三日耳。以數年不通尺一忽得之。易簣之際。不可謂非吾兩人之冥契也。先生之子逢。不遠千里求誌幽石。余泣然和淚而銘曰。

○落○及○指○數○言○包○括○殆○盡○
吳門之卒。卽攻王氏之人。西臺之哭。卽劾似道之臣。嗚呼耕巖。千載同倫。

持論得大頭腦。行文自磊磊。明明。

○陳定生先生墓誌銘

甚哉小人之愚也。小人之讎君子。必指之爲朋黨。大書深刻。列其姓名。將使後世之人。同心疾之也。然蔡京立元祐奸黨碑。而三百九人者。後人各爲之列傳。韓侂胄立慶元黨人碑。而劉後溪遂以慶元黨人之名。名游監簿之墓。黨人之家。亦各以其名。名其門第。原小人之心。固謂被是名者。不勝其辱矣。此說前人已天啓間。逆奄竊國。是時有百官圖。邪黨錄。天鑒錄。同志錄。點將錄。依之以盡殺朝廷之士。所謂東林黨人也。其間侍從之臣。楊左以外。宜興。少保。陳公爲之魁。崇禎末。阮大鍼作蝗蝻錄。以復社名士填之。

謂是東林後勁。欲依之以盡殺天下之清流。其間定生先生爲之魁。接元祐黨人。唯司馬光。司馬康。范純仁。范正平。呂公著。呂希仁。父子名在黨籍。而先生之父子實似之。迄今四十年。貞元朝士無多。劫塵冷落。天子開明史局。根括天下藏書。於是東林黨籍稍稍復出。而先生父子皎然與日月爭光。可不謂之榮耶。先生諱貞慧。字定生。陳氏爲止齋之後。由永嘉徙宜興。遂爲望族。曾祖諱憲章。祖諱一經。皆贈左都御史。父諱于庭。仕至左都御史。贈少保。母張氏。贈夫人。生母湯孺人。少保四子。長貞貽。有文名。而天次。貞裕。天啓甲子舉人。次貞達。戶部主事。左遷順天知事。國變。死節。季卽先

生也。先生幼而奇傑。少保喪其才子。居恆鬱鬱不樂。顧先生在側。日賴有此耳。弱冠補弟子員。廩於學宮。侍少保宦遊南北。凡朝政之缺失。君子小人之消長。口談筆記。皆出經生聞見之外。居家孝謹。庭闈之內。無疾言遽色。念長兄之才。恐其遂至淪沒。因梓行其書。少保沒。同邑故相。以生前睚眦。修怨其孤。有取子毀室之虞。先生指定良苦。故相知其不可以力屈也。好言慰藉之。先生落落如故。時周仲馭、沈眉生、讀書勾曲先生、與吳次尾、讀書毫村、皆好佐王之學。獨持清議。裁量公卿。天下望之。如鑿鑿。出匣當是時。烏程執政八年。以禁錮東林爲事。淄川韓城承其衣鉢。東林雖時出彈。

周延儒、也

此太子文選所引世尚子弟

射○有○勝○有○不○勝○而○終○不○能○覆○妖○鳥○之○巢○以○得○志○於○時○漳○海○在○獄○利○
害○尤○急○三○吳○君○子○間○出○奇○計○謂○不○如○援○彼○黨○一○人○以○爲○兩○家○騎○郵○
庶○放○東○林○出○一○頭○地○僉○諧○故○相○而○故○相○所○最○嬖○者○爲○阮○大○鍼○大○鍼○
亦○從○吳○中○帖○嚇○耳○語○曰○苟○使○大○鍼○得○改○事○諸○君○所○謂○生○死○而○肉○骨○
也○溯○灰○陽○燄○置○酒○高○會○南○中○之○士○入○其○牢○籠○者○強○半○吳○中○諸○公○恐○
仲○馭○未○之○許○也○邀○之○半○道○會○於○虎○邱○天○如○來○之○以○謀○告○仲○馭○持○論○
不○下○此仲馭親爲余言
今人恐無知者會○眉○生○保○舉○入○京○劾○楊○武○陵○并○及○大○鍼○妄○
畫○條○陳○鼓○煽○豐○芭○大○鍼○始○阻○喪○先○生○與○次○尾○因○草○畱○都○防○亂○揭○顧○
子○方○曰○大○鍼○者○吾○祖○之○罪○人○也○吾○當○爲○揭○首○其○次○則○天○啓○忠○臣○之○

未免多事

家故余與左魏繼之一時勝流咸列其姓名大鉞杜門咋舌欲死故相出山大鉞猶不忘援手故相曰南中議論與吳中駁異未便可動大鉞曰廢籍馬士英某之化身也其可乎故相諾之而去崇禎己卯金陵解試先生與次尾舉國門廣業之社大略揭中人也。崑山張爾公歸德侯朝宗宛上梅朗三蕪湖沈崑銅如舉冒辟疆及余數人無日不連輿接席酒酣耳熱多咀嚼大鉞以爲笑樂士英定策大鉞暴起國狗之疾無不噬也遂廣揭中姓名以造蝗蝻錄思一網殺之仲馭下獄死眉生次尾崑銅皆亡命余與子方從徐署丞疏逮問而先生亦爲校尉縛至鎮撫事雖解已瀆十死矣

若○是○乎○宏○光○南○渡○止○結○得○雷○都○防○亂○揭○一○案○也○國○亡○之○後○殘○山○剩○
水○無○不○戚○戚○可○念○埋○身○土○室○不○入○城○市○者○十○餘○年○先○生○卽○甚○貧○乎○
而○遺○民○故○老○時○時○猶○向○陽○羨○山○中○一○問○生○死○流○連○痛○飲○驚○離○弔○往○
恍○然○如○月○泉○吟○社○也○所○著○有○皇○明○語○林○山○陽○錄○雪○岑○集○交○遊○錄○秋○
園○雜○佩○入○大○家○文○選○若○干○卷○生○於○萬○曆○甲○辰○十○二○月○九○日○卒○於○順○
治○丙○申○五○月○十○九○日○年○五○十○三○配○湯○孺○人○左○都○御○史○湯○公○兆○京○女○
子○男○五○人○長○維○崧○翰○林○院○檢○討○次○維○嶠○庠○生○次○維○岳○太○學○生○次○宗○
石○黎○城○縣○丞○次○維○岡○女○二○人○吳○璟○吳○全○昌○其○壻○也○孫○男○四○人○履○端○
履○慶○伊○瀝○孫○女○十○一○人○維○崧○以○先○生○卒○後○六○年○十○一○月○葬○於○毫○村○

新阡又後十有八年從京師函幣寄余求銘幽石雜糅以博學宏
儒徵入史局天下方藉以發潛德之幽光而光於其先公乎乃不
憚數千里之遠下訊草野其亦司馬子長徵於夏無且之意歟銘
曰
嗚呼是爲宏光黨人之墓倭臣過之尙避其風雨
據身所經歷者直書而持論自有體要

汪魏美先生墓誌銘

汪魏美之卒徐蘭生屬余誌銘曰吾當先之以狀也荏苒十六年狀不可得頃見蘭生十哀詩略具魏美事實又見金道隱汪孝廉傳因採兩家之言而誌之以覆蘭生使授其子魏美諱灝新安人徙於錢塘祖父某父某妣某氏魏美孤貧力學舉崇禎己卯鄉薦乙酉兵亂奉母入天台海上師起羣盜滿山始返錢塘僑寓北郭室如懸磬處之愴如當是時湖上有三高士之名皆孝廉之不赴公車者魏美其一焉當事亦甚重之監司盧公尤下士一日值魏美於僧舍問汪孝廉何在魏美應曰適在此今已去矣盧公然之

不知應者之卽魏美也。盧公遣人通殷勤於三高士者。置酒湖船。以世外之禮相見。其二人幅巾抗禮。盧公相得甚歡。唯魏美不至。爲恨事。已知其在孤山。放船就之。魏美終排牆遁去。魏美不入城市。不設伴侶。始在孤山。尋遷大慈庵。又遷寶石院。匡牀布被之外。殘書數卷。鎖門而出。或返或不返。莫可踪跡。相遇好友。飲酒一斗。不醉。氣象瀟灑。塵事了不關懷。然夜觀乾象。晝習王遁。知其耿耿者。猶未下也。余丁酉遇之。孤山頗講龍溪調息之法。各賦三詩。契勘戊戌三宜。設盂供。同坐葛仙祠。己亥二月望。笑魯庵中坐。月至三更。是夜寒甚。庵中止有一被。余與魏美兩背相摩。得少煖氣。明

日○余○入○雲○居○訪○仁○庵○魏○美○矢○不○入○城○至○清○波○門○別○去○從○此○不○復○相
值○有○傳○其○在○洞○庭○山○者○乙○巳○七○月○三○十○日○終○於○寶○石○僧○舍○年○四○十
八○臨○歿○悉○舉○書○卷○焚○之○詩○文○無○一○存○者○妻○某○氏○子○蓮○嘗○思○宋○之○遺
民○謝○翱○吳○思○齊○方○鳳○龔○開○鄭○思○肖○爲○最○著○方○吳○皆○有○家○室○翱○亦○晚
娶○劉○氏○開○至○貧○畫○馬○有○子○同○居○唯○思○肖○子○然○一○身○乞○食○僧○廚○魏○美
妻○死○不○更○娶○有○子○托○于○弟○行○事○往○往○與○思○肖○相○類○遺○民○之○中○又○爲
其○所○甚○難○者○道○隱○言○盡○大○地○人○未○有○死○者○七○趣○三○世○如○旋○火○輪○皆
熾○然○而○生○求○不○生○者○了○不○可○得○君○卽○不○壽○何○患○不○仙○要○以○所○苦○不
得○無○身○則○竢○君○仙○後○尙○當○與○予○求○必○死○之○道○此○言○魏○美○調○息○長○生

之非也。道隱之所謂熾然而生者，卽輪迴之說。所謂必死之道，卽安身立命于死了燒了之說也。而余之論生死，正是相反。天地生氣，流行人以富貴利達愛惡攻取之心熾然而死之輪迴顛倒死氣所成。魏美之志如食金剛，終竟不銷。此不銷者，不可得死。忠孝至性與天地無窮，窮向尸居餘氣，同受輪迴乎。道隱視此，與萬起萬滅之交感一類，斷絕其種子，則乾坤或幾乎息矣。銘曰：

學問之道在乎立志，凡可奪者皆原于僞。桑海之交士多標致，擊竹西臺，沉函古寺。年書甲子，手持應器物。換星移，不堪憔悴。水落石出，風節委地。侃侃魏美之死，靡二何意。百鳥乃見，孤鷺死而不

亡惟此生氣

前寫高士行踪隱隱約約末借道隱論輪迴語以發洩之炯炯
丹心令人不敢逼視

萬充宗墓誌銘

五經之學。以余之固陋。所見傳註。詩書春秋皆數十家。三禮頗少。儀禮周禮十餘家。禮記自衛湜以外。亦十餘家。周易百餘家。可謂多矣。其間而未見者。尚千家有餘。如是則後儒於經學。可無容復議矣。然詩之小序。書之今古文。三傳之義例。至今尚無定說。易以象數讖緯晦之。於後漢。至王弼而稍霽。又以老氏之浮誕。魏伯陽陳搏之卦氣。晦之。至伊川而欲明。又復以康節之圖書。先後天晦之。禮經之大者。爲郊社禘祫喪服宗法官制。言人人殊。莫知適從。壬生千載之下。不能會衆以合一。由谷而之川。川以達於海。猶可。

謂○之○窮○經○乎○自○科○舉○之○學○興○以○一○先○生○之○言○為○標○準○毫○杪○摘○抉○於○
其○所○不○必○疑○者○而○疑○之○而○大○經○大○法○反○置○之○而○不○道○童○習○自○守○等○
於○面○牆○聖○經○興○廢○上○關○天○運○然○由○今○之○道○不○可○不○謂○之○廢○也○此○吾○
於○萬○充○宗○之○死○能○不○慟○乎○充○宗○諱○斯○大○吾○友○履○安○先○生○之○第○六○子○
也○其○家○世○詳○余○先○生○誌○中○充○宗○生○逢○喪○亂○不○為○科○舉○之○學○湛○思○諸○
經○以○為○非○通○諸○經○不○能○通○一○經○非○悟○傳○註○之○失○則○不○能○通○經○非○以○
經○釋○經○則○亦○無○出○悟○傳○註○之○失○何○謂○通○諸○經○以○通○一○經○經○文○錯○互○
有○此○略○而○彼○詳○者○有○此○同○而○彼○異○者○因○詳○以○求○其○略○因○異○以○求○其○
同○學○者○所○當○致○思○者○也○何○謂○悟○傳○註○之○失○學○者○入○傳○註○之○重○圍○其○

於經也。無庸致思。經既不思。則傳註無失矣。若之何而悟之。何謂以經解經。世之信傳註者。過於信經。試拈二節爲例。八卦之方位。載於經矣。以康節離南坎北之臆說。反有致疑於經者。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證諸春秋。一在魯莊公元年。一在十一年。皆書王姬歸於齊。周莊王爲平王之孫。則王姬當是其姊妹。非襄公卽威公也。毛公以爲武王女。文王孫。所謂平王爲平正之王。齊侯爲齊一之侯。非附會乎。如此者。層見疊出。充宗會通各經。證墜緝缺。聚訟之議。渙然冰泮。奉正朔。以批閭位。百注遂無堅城。而老生猶欲以一卷之見。申其後息之難。宜乎如腐朽之受利刃也。所爲書曰學禮。

此數種今皆刊行

質疑二卷、周官辨非二卷、儀禮商二卷、禮記偶箋三卷、初輯春秋二百四十卷、燼於火、復輯絕筆於昭公、丁災甲陽、草各一卷、其間說經者居多、萬氏家譜十卷、噫、多矣哉、學不患不博、患不能精、充宗之經學、由博以致精、信矣、其可傳也、然每觀古人著書、必有大儒爲之流別、而後傳達、如蔡元定諸書、朱子言造化微妙、唯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故元定之書、人皆敬信、陳澠之禮記集說、陳櫟之禮記解、吳草廬曰、二陳君之說禮、無可疵矣、故後皆列之學宮、自叢山先師夢奠之後、大儒不作、世莫之宗、牆屋放言、小智大黠、相煽以自高、但有講章而無經術、充宗之學、誰

爲流別。余雖歎賞而人亦莫之信也。充宗爲人剛毅。見有不可者。義形於色。其嗜義若飢渴。張蒼水死。國難棄骨荒郊。充宗葬之。南屏使余誌之。春秋野祭。蓋不異西臺之哭焉。父友陸文虎。甬中所稱。陸萬是也。文虎無後。兩世之喪。皆在淺土。充宗葬其六棺。凡所爲皆類此。不以力絀。隻輪而自阻也。崇禎癸酉六月六日。其生也。康熙癸亥七月二十六日。其卒也。娶陸氏。子一人。諸生。經能世其學。充宗之卒。余許銘其墓。以鄭禹梅之跋翁傳。盡其大指。故閣筆者久之。而經累請不已。又二年始克爲之。銘曰。三代之治。懸隔千祀。制度文爲。三傳三禮。牛毛爾絲。精微在此。釋

者以意或得或否。嗚呼。陋。陋。割。裂。經。旨。侃。侃。充。宗。尋。源。極。委。會。盟。
此○曰○曰○於○所○云○進○身○其○問○者○
征伐冠昏喪紀如捧珠盤如承明水如服元端不謂故紙三尺短
碑西溪之址書帶環之不生葛藟

萬氏兄弟充宗深於經季野熟於史充宗之所以窮經此文備
矣而季野之史則望溪文鈔中有墓表盡之